



蘇利愛莫即著

駐華法國領事  
蘇利愛莫即著

# 留滬外史

張若谷譯



紅樓夢詞話  
卷之五十四

# 紅樓夢外史

續紅樓夢

留滬外史

法國駐華領事  
蘇利哀莫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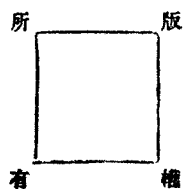
張若谷譯

上海  
真美善書店

1929

1928, 2, 2. 出版

1-2000册



實價四角五分

上海真美善書店發行



## 留滬外史譯者序

張若谷

去年夏間，偶在上海某西書店買得法文小說一本，著者署名喬治蘇利  
愛特莫郎 George Soulié de Morant，原名或人否認上海爲樂城 Ce qui ne  
s'avoue pas, Même à Shanghai, ville de plaisir。適文友王夫凡先生，  
主持時事新報附刊青光筆政，缺少長篇小說，向我索稿，我就把這本小說  
介紹他看，他要求我謄譯出來，每天在報上發表，當時很隨便地答應了下來。  
每天在律師事務所中抽出一些空閑，陸續從事謄譯。但是才譯成四  
章，忽然害病，以致中斷了兩個多月。出了醫院以後，應編者與讀者們的

督促，在四個月內，勉強總算把全篇譯完。其實我自己只譯了一半，其餘的差不多完全是同學胡鳥衣韓奎章兩兄助譯的，讀者可在譯文的修辭與筆風上分別看出。老實說，謬譯法文的長篇小說，在我還是初次嘗試，假如沒有王夫凡先生天天催促鼓勵，同時沒有胡韓兩兄熱誠的幫忙，難望本書有完成的一天。現在僥倖把全篇脫稿了，而且得到出單行本的幸運，譯者謹向王胡韓三君，表示我熱誠的感謝。

本書易名為留滬外史，有兩層原因：一則因為原名太冗長，直譯起來很感困難；二則時事新報以前原登有春隨的留西外史，外史這個名詞，似乎很合中國一般讀書界的口胃，譯者就老實不客氣來襲用一回。而且照譯者私人的意見，本書題名留滬外史，是最確切不過的。以前人家對於外史的所下的定義：爲『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見閑齋老人儒林外史序）祇是指稱史乘支流的稗官一類的作品；本書自然也是稗官小

說的一種，但是內容恰巧描述僑居於上海外國人的生活，留滬外史，正可以當作留滬上海外人的生活史解釋。

原著者喬治蘇利愛持莫郎，是一個「支那通」的法國外交官，曾任北京上海等處領事職，留駐中國約十餘年，現任職法國外交部。生平著作富繁，都是關中國於文學藝術法律與學術方面的譯譯或創作。重要的有下列各種：

(甲) 小說

- 一，楊貴妃的熱情 La Passion de Yang Kweifei.
- 二，我的好伴侶 Mon cher compagnon.
- 三，百花宮 Le Palais des cent fleurs.
- 四，龍爪 In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 五，慈禧太后 Tseu-Hsi, Imperatrice des Boxers.

六，留滬外史 Ce qui ne s'avoue pas, même à Shanghai, Ville de plaisir.

(乙) 翻譯

七，中國小說集 Trois contes chinois.

八，月光下的微風 La brise au clair de lune.

九，猪與猴 Le singe et le pourceau.

十，宋代詩選 Florilège des poèmes Song.

十一，中國傳奇小說集 Les contes galants de la Chine.

十二，聊齋誌異 Strange stories from the lodge of Leisures.

十三，金荷 Lotus d'or.

(丙) 文藝批評

十四，中國近代戲劇與音樂 Théâtre et Musique modernes en Chine.

十五，中國文學隨筆 Essai sur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十六，中國音樂論 *La Musique en Chine.*

(丁) 雜著

十七，中國之治外法權及對外之利益 *Exterritorialité et Intérêts étrangers en Chine.*

十八，中國之條約盟議 *Les droits conventionnels en Chine*

十九，雲南省 *La province du Yun-nan.*

二十，雲南之苗族 *Les borborez soumis du Yun-nan.*

二十一，蒙古文規 *Eléments de grammaire mongole.*

著者身居官職，他在上海時的日常起居遊息，自然不及我們大批留東或留西青年學生們同樣的浪漫，同樣的奇趣。但是在留滬外史裏面，仍舊可以讀到充溢着的異國情調，與奇峭美妙的風味。尤其是西方白色民族對於我們中國黃種民族所懷抱的好奇心理與審美觀念。著者依着他豐富的文

學想像力，來觀察上海大都會中一切不可思議的人物事情。

在中國出版界裏已有過好多種的外史了。舊說部中的，儒林外史，李青崖譯法國法郎士的藝術外史，（載東方雜誌）二者雖以外史爲名，但都不是異國外邦人的生活描述。近人小說中以異國生活爲題材的，有不肖生的留東外史，陳春隨的留西外史，黎錦暉的留歐外史，最近聽見又有人正在著留法外史。留東外史到現在我還沒有讀過，聽說還有留東新史，也未見過，不知內容如何。留西外史與留歐外史內容尙佳，但是有許多地方可惜還不能脫離低級趣味的描寫。此外有陳辟邪的海外續紛錄，雖不以外史名，實際却是一部留德外史，描寫還不壞，是章回體的小說。可惜作者自己當『這部書不是有益世道人心之作。我做着玩玩，無非是遣有涯之生』罷了，所以有許多不負責任不忠實的地方，跡近於市上流行的黑幕派小說。至於本書，我雖不敢估定它是第一流的作品，但是作者是法國近代文壇上

有名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常在法國有名的文學月刊 *Mercure* 雜誌上發表的。就本書全體的藝術而言，有一種如在法國鮑特萊詩中可以尋到的所謂「企慕異邦之香氣。」也如日本廚川白村所說浪漫主義的特色：「以嶄新奇異的趣味，要聳動人心，所以貴狂熱，愛妖艷，慕幽遠，喜神秘的事。……」這恰像是對於這篇小說所下的批評：作者在本書中，用輕情美麗的文字，告訴我們以夜總會生活，女總會的歡樂，畫舫上的賭興，月光下的音樂，與中國要人的來往，中國女性的交際，及國際僑民的過從；他若黃浦江畔的夜月，西湖普陀的風光，洋場十里中的紅塵，萬盞明燈下的玉人等等，都生動活躍地映呈在紙上，使讀者恍惚置身於這一座大都會的上海，過着異國情調的享樂生活。最難得的，作者在下筆時，對於中國一切人物事象的觀察很透切，而且具有相當的同情心，並不像其他一般英美日本遊歷家們或新聞記者們專以諷刺譏諷為能事的。某英國人所著的上海之夜

Shanghai Night 與日本村松梢風的上海，雖則今日流行的勢力很大，但都不能與本書相比擬。諸位如要了解上海生活者，讀這本小說，可以保你不曾失望，因為你不但可以借外人的眼光來觀察這個大都會中的一切形形色色的現象，而且還可以知道歷年來上海騷擾混亂的真相，與租界防衛及軍隊行動的內幕……等等。有許多秘密重要的事實爲我們在報紙上所看不到的，此外，還有其他許多意想不到嶄新奇異的人事物象，在近人黑幕派小說中所決寫不出的。請諸位相信譯者一句話：讀這一本小說勝讀十本海上繁華夢……海上迷宮一類的小說。這是至少可以由譯者担保的。

臨了還有幾個小小的聲明：第一、本篇小說在時事新報上是用羅漢的筆名發表的，那時所以不用我的真姓名，有二層原因：一因則爲我不願意在繙譯小說方面求名，二則在書光上做文章的大家都是用筆名的。但是朋友中與讀者中已有不少的人早知道羅漢是我筆名了，現在又應了虛白兄的要

求，就索性用了我本來的姓名來與讀者相見。第二，原書有著者自己寫一篇 *Avant-propos*，因為都是抽象隱晦的詞句，太富於哲學意味，譯者偷懶節去了。第三，書的原本，是根據一九二七年七月間由 Ernest Flammarion 出版第四版本。第四，原文中有許多地方，爲了種種原因，不便發表，只好暫且刪節去了，這是譯者應向讀者們告罪的。最後，本書匆匆脫稿，自然免不了有許多訛誤疏忽，敬望讀者們隨時予以指正。

十八年一月七日譯者識於上海法租界黃浦灘六號。

前天買到留滬外史著者另一本新出版的小說，名 *L'amoureuse Criole*，jeune fille 根據自中國的西廂記。從卷頭書目廣告上，知道著者除前述的二十一種譯作外，尚有 *Le Trésor des Loyaux Samourais*，中國藝術史 *Histoire de l'art chinois* 及西廂記三種，共二十五種。其中慈禧太后，中國之條約盟議，雲南之苗族，蒙古文規，雲南省五種都已絕版。西廂記

出版於一九二八年，附有中國木刻圖十幅。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七日又記。

## 一 夜飯後

夜飯後，我們同走到我寓所的陽臺，躺在長椅上乘風涼，在這個悶熱潮濕得像蒸鍋一般的上海，黃昏時候得吹受着一陣陣的西南暖風，真是彌覺可貴。

我們不亮電燈，在黑暗裏可以減却一些炎氣。天空繁星疏落。羅亞茶Loisean軍官嘴裏啣着一支煙捲，暗淡的紅光，掩映出他栗黃色的鬚鬚與白帆布的衣服。

我們互相守着一會的靜默，日間刻板式的談話資料也夠使我們厭倦

了；那些單爲兩個人交換意見或批評的平凡事情，實然大是乏味無聊。長牆壁面點滴下來的潮濕氣，使一切物具都發霉或互相黏黏起來，人們的腦袋也有些兒潤濕之意了。

羅亞茶因爲他職務上的勤差勞苦，（他是上海法租界防衛治安軍隊的領袖軍官）不像我一般地怠惰魯鈍，每天，他享有電氣風扇的吹拂。在熱地，體格上的勤勞是有益於衛生的吓。他第一個開口說話，在嘆了一口享樂者的氣後：

——美酒，佳煙，清風……我們都享有了。我們應該是很幸福沒有什麼缺憾的了。……但是爲了什麼我們還時常彷彿若有所失呢？

——你還需要什麼呢。好朋友？我裝做假痴假呆地問道。你既不喜歡喝咖啡，也不愛喝老酒。……

我很明白他的意之所指，知道他心目中所常懷念的目的物：就是女郎。



普通做了一隊常備軍的高級領袖；他們睜開着多少帶有斜睨神氣的眼光，就可以吸引一般穿着制服者們的注意，好像甜蜜誘引一羣蒼蠅一般。但是在這個英美風氣盛行的地方，自然是做不到的了。

羅亞茶並不同答我。仍舊繼續下去他的談話：

——你也許承認的吧：當在酷炎的天氣，你一個睡在綺羅帳裏醒着直到第二天的清晨，你在床上輾轉着睡不着覺，摸索到身邊一個清冷的空位，要想把一方氈布來蓋掩却因為熱蓋不上去，這時候你不是就要為一個意念所捉住了嗎？在你的靈魂上不是會浮現出一個不是關於愛情而是兩個兒的幻像嗎？在無論什麼地方，在你的辦公室裏，在俱樂部裏，在吃夜飯時就如同今晚一樣，你不看見別的只是些臭男子，這些臭男子們大半是粗暴的沒有溫柔性的，他們都是追逐金錢的洋行公司職員，你不會需要過一個溫情，一個柔和的微笑，與心神上的清鮮為收歛那永久的苦鬥嗎？你承認